



拿开你的黑手

上海文豪出版社

16 个性骚扰受害者的口述实录

笑英著

16

个性骚扰受害者的口述实录

笑英著

拿开你的黑手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拿开你的黑手:16个性骚扰受害者的口述实录/笑英著. - 上海:
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05. 1
ISBN 7-5321-2770-2

I. 拿… II. 笑… III. 纪实文学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06055 号

责任编辑:徐如麒

装帧设计:周艳梅

拿开你的黑手

——16个性骚扰受害者的口述实录

笑英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74号

电子信箱:eslem@publicl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le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0.125 插页 2 字数 230,000

2005年1月第1版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30,000册

ISBN 7-5321-2770-2/I·2146 定价:15.00元

告读者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联系印刷厂质量科

T: 021-54742977

CONTENT

目录

开
你
的
黑
手

拿



女记者的遭遇

.....我不是随便流眼泪的人,但那天晚上,我流了很多泪,我想自己该
想点办法解救自己了。.....1



恰到好处的触感

.....至于他那不怀好意的眼神,我早不当回事了。男人嘛,特别是这些
欢场上的财神爷,不动点女人的脑筋,那是不可能的。.....21



人言可畏

.....但那让我坚信,只要反抗的态度坚决而又强硬,这种外强中干,想
顺手牵羊捞点便宜的家伙,是不难对付的。.....41



校园阴霾

.....我们在未来的某些课上会碰到这些老师,高年级女生告诫我们,对
他们要避而远之。.....61



酒吧女郎

.....酒吧这地方属于黑夜里才盛开的花,我们这些酒吧女郎,只有到
了深夜以后,才逐渐鲜艳漂亮。.....81



创意总监

……………别以为只有女人才会被性骚扰，这男人碰上这样的问题，还更棘手呢，有苦说不出。……………103



宾馆故事

……………做前台的小姐，通常是要轮换着上夜班的，一到了深夜，就会有寂寞难耐的客人来骚扰你了。……………121



手机短信

……………打开一看，全是各种黄色笑话，还有一些很下流的谩骂，这种谩骂我们平时男生用起来无所谓，但由一个女人讲出来就很恐怖了。……………139



AA制公司游戏

……………其实现在回过头去想想，白领这东西看起来体面清爽，其实苦海无边，没什么好玩的。……………161



盒饭皇后

……………我记得清清楚楚，那笔生意，我就是在那个包工头的乱摸时间里，手忙脚乱地谈下来的。……………181

CONTENT

目录

开
你
的
黑
手

拿



梅家姆妈

……………性骚扰这种事情,其实哪里都有的,男人女人,弄在一起,都会有一点的,只不过大多数的人都装作看不见,听不到,假装没有这种事情罢了。……………199



电话骚扰

……………别人我管不了,我一定要管好我自己,保持心理健康,这比拥有博士学位更加重要,这是我的教训,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。……………217



女主管的自白

……………这个超龄男孩,才不管旁边有没有人呢,有人他还更亢奋一点,说起下流胡话来,还多一个鼓掌喝彩的呢。……………235



太太杀手

……………日本男人的色胆包天是早有耳闻的,要命的是,这些日本太太,比起日本男人来,简直一点也不逊色。……………253



让我抱抱

……………所以,我当时就想,下辈子不做女人,女人太苦了,也不做男人,男人太肮脏了,下辈子就做一棵树,很舒展地长在阳光和雨水里。……………271



一个美人的经历

.....我也觉得恶心死了,光天化日的,这算什么意思啊?这种男人真是
浑蛋到家了。.....289

后记: 解析性骚扰.....305



女记者的遭遇

长风 女 33岁 媒体工作者

性骚扰有很多种的,有些人被折磨得很惨,我呢,还好,骚扰我的人还算是个体面人,这个体面人用语言骚扰居多,身体上的骚扰在其次了。不过,他对我的名誉可谓是破坏得很彻底,你可能很难想象……

和长风约好在郊区的小镇见面，她在那里买了个联体别墅，周末大都在那里度过。

暮春时节，天气突然热了起来，羊毛衫刚刚完成使命，短袖衬衣就接上了茬，女孩们新买的春装被晾在了一边，真正叫人看不懂，这天气变化得太没规律了。游人们倒是捡了便宜，不用在茶馆封闭的店堂里用餐，靠着小河摆开桌子，点上各色小炒，要点儿啤酒，提前享受夏季才有的畅快。

这个小镇我来过两次，比较喜欢这里，是因为商业气息相对较淡，民风淳朴。

长风提议在小镇的巷子里找个安静的小馆子，喝点小茶，吃点河鲜，也不枉我老远过来。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，小巷子深处确实是适合我们这样专门来聊故事的游客。

虽然长风说自己有33岁了，但不知是不是因为没有成家的缘故，还是因为做了几年的时尚杂志，穿着入时，看上去她还只有二十六七的模样。

我把自己的感受告诉长风，惹得她好开心：噢，你千万别以为



我是骗你的，我真的是三十好几了，今几个天气好，皮肤也水灵了一些，你要赶上平时见我的模样，那真是不能看，老了老了。

二十来岁的时候，我在报社当记者，整天得往外跑，还得和许多条线上的单位搞好关系，否则人家不给你新闻线索。记者也并不都是人们想象的那么风光的。做新闻是要有理想的，但对女人来说，干这一行会老得比较快。我是说真的。所以，一过了30岁，我就找了份杂志社的工作，再也不谈当年的理想了。每个月想好两个或者三个选题，要么约写手的稿件，要么自己动动笔杆，清闲多了。

说实话，二十来岁的时候，我长得还是比较标致的，要不，大概也碰不上性骚扰这回事了，你说吧？

说话间，店里的小妹给我们倒上了大麦茶。

我们这一桌最靠边上，和邻桌隔得还较远。我问她，在这里谈性骚扰，她是否介意隔墙有耳？

啊，不会有人听我们的谈话，他们都忙着享受眼前的小龙虾，顾不上别人的。哈哈。

长风真是个大方的女人，一点也不扭捏作态，我打心里赞赏她。

咱们边吃边说吧。嗯，让我想想该从什么地方给你说起呢？性骚扰有很多种的，有些人被折磨得很惨，我呢，还好，骚扰我的人还算是个体面人，这个体面人用语言骚扰居多，身体上的骚扰

在其次了。不过，他对我的名誉可谓是破坏得很彻底，你可能很难想象。

那一年我都27岁了，还没男朋友，在另一个城市的晚报当记者。不是没人追我噢，从高中到大学，再到工作，总有那么两三个男生追我，可我就是找不着感觉。你也千万别认为我的心理有毛病噢，你听说过这样一种说法吗，嗯，二十七八岁的女人会比较喜欢40岁的男人？哎，那时候我可从未听过这个说法的，可它居然在我身上应验了。我真喜欢上一个男人了，是我们报社的总编助理，40岁，人家早有妻室，真要命啊。唉，好不容易找到了喜欢的人，你说我能就此退却吗？但我也不敢前进呀，第三者，这字眼多难听。我是那种比较坚持自己想法的人，不太会否认自己，我做不到在爱上一个人的时候，再去想着和另一个人结婚，那太难了。

我第一次碰到性骚扰也是在那一年，真是多事之秋，不是吗？

有一回，一个朋友通知我去参加一个行业研讨会。那个研讨会没有请记者，我是冒名进去的。我们那家晚报社，才刚刚起步，在当地众多的媒体里，算是新锐，给的薪水比较高，从各地网罗了一些笔杆子硬的记者，当地的几位名记者也投奔了它。我在里面虽然呆了三年，但充其量还只是个一般角色，能干的人太多了。所以，我得卖力点做事，否则，很可能被淘汰的。

因为是内部会议，那些老总们的发言便肆无忌惮，言辞犀利，



有一位穿浅蓝色衬衫的男人更是字字句句都切中要害。我手里不停地记，心里却在思考着，这些观点要是见报了，嘿，准能爆一个冷门，但是，这些内部的观点未形成定论，似乎又不太方便报道，先记下来当资料吧，报不报道再说了。

研讨会结束的时候，我刚收拾东西要走，没想到让主办方一位姓陈的负责人认出来了。这下脱不了身了。

那陈总说，长风小姐，真对不起，不是我们不欢迎记者，这是内部研讨会，你听听可以，我没意见，很高兴你关心我们这个行业，可是，你可千万不能把你记下来的东西见报啊，你知道宣传可是有纪律的。

我也不是省油的灯，很礼貌地回了他一句：见不见报，不是我们小记者说了算数的，我还得回去向总编们汇报，他们说写，我就得写，他们说不能见报，那我就当今天来开开眼界了，各位皆有高论，真是不虚此行啊。

虽然我心里早就不想把他们的讨论公诸于众，但我嘴上可不饶人，谁叫他们拿话压人。

说话间，那位穿浅蓝色衬衫的男人走到跟前了。陈总介绍，这是某大公司的总裁，叫王鹰。王鹰的一双眼睛真的像鹰一样，灵活，闪亮，深不可测，有点凶光，看一眼就让人不寒而栗。

王鹰和我握了握手，他的手劲大得差点让我咧开嘴大叫一声，那我可就出洋相了。我狠狠瞪了他一眼，但我发现这一眼根本不奏

效的，因为他的目光更凶，可以让我一阵凉意从前胸透到后背。

王鹰说，长风小姐的笔锋向来是不饶人的，我的一些朋友也领教过了，哼，今日一见，真是名不虚传，能够栽倒在长风小姐这样的美人帐下，我是甘为花下鬼了，哈哈哈。

我是写过一些公司新闻，也有一些报道负面的内容，曾和个别公司发生过摩擦，没想到他居然记住我了。他这样的人，我还真是没碰到过，以前年轻嘛，当记者的，总还是受人尊重的时候多一些，王鹰虽没说什么威胁的话，可那一派气势是有些吓人，年轻记者，还真不一定能够招架得住。

回去见到总编助理，把研讨会的过程一描述，他也觉得不好见报。这件事就算过去了。

一个星期以后，总编把我叫到他办公室，说有要事。原来是有个公司要连续一个月每天在我们报纸上刊出整版广告，真是个大主顾，但人家有条件的，必须给他们老总做个专访。这事不难，报社领导一合计，这个公司近来有些大的举动，也比较适合写专访，这不算过分，那就做吧。可人家点名要我去写这个文章。真是个奇怪的公司，不请我们报社的名记者，老总们也有些纳闷，不过，他们顿时对我刮目相看：看不出，这小妮子还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哟。这不，找我来说这件事，他们也是客客气气的。

我一听，原来是王鹰的那个公司，难怪，亏得他还记得把这美差给了我，写了这篇专访，我可以一个星期不干活了，老总们给了

我这么优厚的条件。只是，王鹰那人一副凶样，我还真不愿意再跟他打交道，虽然接触不多，但我敢断定这不是个好惹的主，我真想马上表态：让别人去写吧，我怕胜任不了这样的采访。可是，我哪敢这么说呀，如果自己跟领导承认能力不佳，那还留下来干嘛呢？我硬着头皮应承下来，心想，这回还真让领导高看了，但我又不能跟他们挑明，王鹰其实和我是有一面之交的，那也不成，那就显不出自己的分量了。年轻人还是虚荣心比较重，当时要不是这点虚荣心作怪，也就不会有后面的事了。人呐，还是要有勇气说“不”的。自认倒霉了！

过了两天，我按约定的时间去王鹰的公司。那幢大厦在那个城市里算是顶级的写字楼，顶上有旋转餐厅。王鹰的公司在这里占了整整一层楼面。一进门，前台上搁了一大捧的香水百合，我来不及防备，结结实实打了几个喷嚏。我对花粉过敏，再美的鲜花我都只能远观。打开包翻找面巾纸，怎么也找不着，幸亏接待的小姐伶俐，递过来一盒面巾纸。

王鹰已坐在他的办公室里悠闲地泡着茶。一见我进来，也不说话，指指身边的沙发，就算是请我坐下了。我也不想和他客气，既然来了，气势上就不能输他。没想到一坐下来，茶几上又是一小篮白玫瑰，又引我打了几个喷嚏。在人家老总面前出这洋相，实在不该，我难为情地笑了笑。王鹰这下居然笑了，递过来一盒面巾纸。

我心想，今天肯定不顺，一来就给我个下马威。不过，王鹰倒是比第一次见面客气多了。

他说，原以为我是刺玫瑰，真会把那天的会议内容搬上报纸，没想到我还是通情达理的。

放屁，他以为记者想上什么稿件就上什么稿件，以为报社就没有纪律了，要是我有这个权利，早就把他们的论调公开，看看主管部门该怎么收拾他们。

我把和领导讨论拟定的采访提纲交给他，让他逐个回答。回去就按“某某答记者问”的格式写，多省事，也省得我再为这个专访该怎么谋篇布局费脑筋。

王鹰也很配合，对每个问题的回答都很得体，还说了许多题外话。说句公道话，王鹰是个很聪明的人，不管是那次开会的发言，还是这次采访，他都表现了很好的口才，观点也很独特，是个才子。看来这篇文章的素材是够丰满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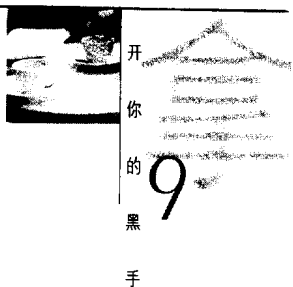
时间过得很快，采访还没结束，我的录音机磁带就不够用了。我只好拿出笔来做笔记。

王鹰说：长风，你做笔记的样子很可爱。

我笑了笑，也不对他的话表态，只是示意他继续说。

但他却不往下说了，定定地望住我：你是个比较特别的女孩，不像别的女人那样没劲，我喜欢。

我瞥了他一眼，除了那双眼睛长得有些凶之外，基本上算是



不难看，只是有些显老了。我故意恶心恶心他，说：那么，请问王总贵庚？

他的表情不自然了：你以为我多老了？四十出头。现在，二十七八岁的女人最喜欢40岁的成熟男人，我看你也不会例外吧。

我的心抖了一下，想到了我们那位总编助理，但我马上镇定下来：哼，别臭美了，你爱怎么喜欢就怎么喜欢，我可有一大堆追求者，都是青年才俊，怎么样，还想跟他们竞争吗？你不是说我是个刺玫瑰，你敢碰吗？

原来我只当王鹰嘴上犀利，纯粹只是跟我斗斗嘴，因为，打从那天第一次见面开始，我们似乎就成了冤家对头的样子，这么互相打击对方，好像也不是件过分事。谁知，我想错了。

接下来就听叭一声，他一把拽住我的手腕，把我拉到沙发一端，靠他很近。这一回我疼得大叫起来。他凑过来，狠狠地抛过来几句话：我王鹰就喜欢你这样的女人，有嚼劲，你可把我的欲火勾上来了，别以为你是记者我就不敢碰你了，我想得到的东西，谁也拦不住，我会让你心甘情愿地跟我上床的。

我费好大劲都没挣脱他的手掌，只好安静下来，冷冷地对他说：做梦！

王鹰后来说了很多话，只是我的头直发闷，没记住太多，大概是说，像他们这些商场上的老手，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，那些性感的骚货入不了他们的法眼，还有啊，花心一点的人都在外面有一

两个情人,这不算新鲜事。他还说,他也找了很久,就是没看上什么女人,第一次见到我,他就觉得我很有趣,正是他要找的那种类型,有智慧,有美貌,这才配得上他。

他让我考虑考虑,别急着给他回答,还说反正我是脱不了他的手掌心了。

我当场就不再理他了,收拾起我的笔记、录音机,警告他:我不会成为你的猎物,小心我告到你老婆那里去。

他大笑送我出门,低声在我耳边说:我老婆怕男人,我们家我说了算,哈哈。

说完就在我脸上摸了一把。恼得我一个巴掌就甩过去,被他一手架住。

回到报社,文章还是照样要写的,只是我的心情烦躁得很。还好,照原先的计划,把专访简化成一问一答的格式,并不太费力气,一篇数千字的文章很快就交到总编助理手里了。等到我看到成稿时,发现已被他细心地改过,通篇顺畅了不少,我真是很感激他。

像我这样没结婚的大龄女青年,在单位里很容易成为话引子的。同事们常常热心地给我做媒,我总是婉转地拒绝了。时间一长,很多人都在猜测,我是不是有什么心理毛病,或者是不是已经有男朋友了,只是不让他见光。于是,他们停止了做媒,开始缠着我,把男朋友带出来亮亮相。弄得我哭笑不得。只有那位总编助理,